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面具

萧迹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萧迹 著

面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子 / 萧迹著. — 北京 :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39-4830-5

I. ①面…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315号

面 子

著 者 萧 迹

责任编辑 李恩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朱倩倩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1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830-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就在那一时刻，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梦，稍有不同的也就是好梦坏梦罢了，而对于康健和朱小楠来说，却是噩梦中的噩梦了。

中午的阳光有些刺眼，夏子青眼睛眯缝着匆匆地走着。他走得很快，走得很惶恐，似乎有着一种什么东西正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令他急切地想摆脱掉。但是，在他的身后什么都没有，毕竟这才是中午一点多钟，正是唐京市民午休的时间，使得无人的街道显得更加的空旷了。

转过一个街角，夏子青就看见了遮掩在鳞次栉比的钢筋混凝土中的大雁塔。大雁塔前面不远处站着一对年轻的男女，很热烈地相吻在一起，沉浸在爱河之中，早已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那一瞬间，夏子青有了一种幻觉，这一对年轻人就突然变成了朱小楠和康健了。

夏子青不自觉地连打了几个寒战，他想起了刚才的一幕，似乎他又看见了朱小楠那疹人的眼神。

夏子青揉了揉眼睛，轻叹一声，假如人生倒着活，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其实，夏子青第一次有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并不是今天，而是几年前和康健闲聊时突然蹦出来的一个想法。当时，康健，他的这位几十年的老朋友依然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地调侃他道：“假如人生倒着活？你小子总是喜欢给自己找借口，稍不顺心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你以为假如人生倒着活好啊，如果人生真是倒着活，那就没有一个人会好好活的，早自杀一半了。”

不等夏子青反驳，康健继续笑道，“你想啊，子青，人之所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不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是怎样，就像你小子，天天想着什么艳遇、桃花运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不就是因为有了对明天的幻想、后天的希望，才有了活下去的愿望吗？”

夏子青望着面前这位比自己低一头、宽半尺的矮胖子心道，这小子左看右看怎么都不像个聪明人，可实际上，小眼睛却总能一眼看透问题的本质。这让他不得不口不服而心服了。

夏子青明白，他之所以突然有了这个念头，还是因为他在辞职与不辞职间不知如何舍取时的一种矛盾心理的反映。作为一个大不大、小不小的企业宣传科的工作人员，深爱摄影的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应该继续在单位里混下去啊，还是果敢地走出去，开个工作室，往专业摄影方面努力。

在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他找到了他的好朋友康健。康健听了他的话，既没否定也没有鼓励，只是让他自己权衡利弊，于是，鱼和熊掌都想兼得的夏子青发出了这般的感慨——假如人生倒着活。却没有想到又让康健一语道破，这倒让夏子青有些难堪了。

当然，最终夏子青还是选择了离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去尝试的话，他可能一生都会懊悔。

但是，夏子青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他并没有辞职，而是选择了长病假，他怕自己万一失败了，没有退路可走。康健知道后，笑着骂他道：“你小子啊，拿不出破釜沉舟的勇气，这一辈子你顶多也就是一个票友了，想成为一个摄影大家，门都没有。”

虽然，下面他要说的话被朱小楠——康健的夫人及时阻止了，但是，夏子青还是很悲哀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只是一场梦罢了。可是，就在那一时刻，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梦，稍有不同的也就是好梦坏梦罢了，而对于康健和朱小楠来说，却是噩梦中的噩梦了。

同样，也就是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朱小楠才明白了终南山观音禅院果宣法师告诉她的，“掌握当下，就掌握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了。

那一瞬间，她感觉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拽了一下，生疼。以前，她常听人说“世事无常”，可是，当人生的剧变突然降落到姗姗的身上时，韩寒才真正地明白了命运的残酷。对于此时的姗姗来说，一切都是平静的幸福的，然而，只需要瞬间，只需要韩寒张口述说的瞬间，姗姗的生命轨迹就从此坠入黑暗。

夜幕下的唐江市，寂静而祥和。市114咨询台的高小玫虽然还尽职尽责地坐在自己的岗位上，但一阵阵困意袭来，让她不自觉地用手揉搓着自己的眼睛。这时，铃声响起，耳机传来了一个男人微弱的呻吟声：救，救我，我，们，救……

接着，就是话筒碰撞的声音。高小玫迅速通过来电显示的电话号码，在电脑中寻找机主的有关信息，电脑屏幕上显示：机主，康健 住址，秋香别墅……

高小玫迅速抓起电话，拨打110。

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唐江市宁静的夜空，110警车和120急救车拉着响笛，从不同方向向秋香别墅飞驰而去。刑警古剑开着警车，旁边坐着刑警队队长赵建军，后面正往脑门上抹清凉油的是刚从公安大学毕业不久的帅哥刘刚。

古剑边开车边说道：“赵队，康健这主可是个人物啊。”

赵建军扭头看了他一眼，“嗯？”

古剑继续笑道：“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商会会长，他老婆朱小楠，唐京大学教授——人家那钱是海了。”

刘刚在后面笑道：“人啊，就不能太有钱，你看钱多了有什么好处，这不——出事了。”

“听你的话，我怎么感觉有点狐狸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的味道呢？好像有了钱

就要出事似的，你这逻辑有点说不通吧。”古剑望着前方笑道。

刘刚不高兴地反驳道：“你才是狐狸呢，我可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人有钱了，容易被别人惦记……”

赵建军不耐烦地打断他俩的对话，“行了行了，你俩先别‘武断’好不好？现场还没见呢，就在这儿瞎掰了。”

古剑不服气地笑道：“赵队，我们这叫超前意识……”

“哼，我看你就是超前瞎扯。”

说话的同时，车已驶进了秋香别墅的大门。赵建军三人下了警车，见别墅内外站着几个小区的保安，正在紧张地维持着现场。同时，院内还停着一辆天然气公司的抢修车。

赵建军快步走进室内，立刻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什么味儿？天然气！”

旁边一位物业办的工作人员连忙解释道：“我们小区的保安巡查时发现这里有天然气味，就通知了天然气公司。”接着，他不无欣慰地又说道，“幸亏这位同志心细，报告及时，要不，非爆炸不可。”

赵建军边听边走进了厨房，只见厨房灶台上放着一把铜壶，已经烧干了。天然气就是因为铜壶中的液体在烧开、溢出之后，把火苗浇灭而泄露的。他再上前看时，炉灶上的开关阀已经被人关上了。

卧室内床边和通往厨房的走廊上，分别躺着康健和他的夫人朱小楠。从120急救车下来的医生护士们正在对二人做着紧急抢救。

赵建军上前问道：“他们怎么样了？”

医生一边摘口罩一边摇头说道：“现在还很难说，不过，可以肯定，他们这是典型的天然气窒息现象。”

赵建军随口跟道，“天然气窒息？”

“嗯，从目前情况上看，相当严重，我怕这……如果长时间大脑缺氧，也有成植物人的可能。”

看着护士医生把两人抬走，赵建军反身又走进了厨房，他上前凑近灶台，闻了闻壶中的气味，又用手摸了摸壶中残留物，紧盯着灶台仔细地观察着。

古剑走过来说道：“肯定是粗心造成的。”

赵建军没有抬头，“嗯？”

古剑接着解释说：“晚上煮咖啡，两人都忘了。”

赵建军轻轻地点着头，自言自语道：“睡觉前喝咖啡，这种人好像不多啊。”

古剑嘴一撇，笑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赵建军刚想答话，他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显示，没接而是把来电掐了。他走出厨房来到卧室，又从卧室走到康健刚才躺着的地方，一步步地估算着它们的距离。

古剑在旁边又分析道：“应该是康健最先发现的，他闻到天然气味道后，先是急着到厨房查看，可能——没走到厨房他就摔倒了，就拨打了114。”

赵建军若有所思地说道：“打114？为什么不打110或120呢？”

接着，他又回到了厨房，很仔细地查看了那把小铜壶，这时，他才发现这只铜壶竟然是民国时期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一件文物了。赵建军把那位发现及时的保安叫来了，这位姓董的保安很坦率地回答了赵建军的问题。他告诉赵建军，夜里他例行巡查到秋香别墅时，闻到了一股天然气味道。

旁边天然气公司的一位员工插话说道，“天然气没有味，你闻到的是我们在天然气管道里专门加进去的一种气体，就是为了保证天然气泄露时，可以及时闻到。”

因为自己的话被打断了，年轻的董保安很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又说道，“我就赶紧去敲门，可是，敲了半天没有人，我怕天然气管道坏了，就赶紧通知了天然气公司。”

这时，跟着急救车去医院的刘刚来了电话，说，“没到医院，康健就不行了。”

清晨，床头柜上的钟表发出了一阵阵急促的铃声，把夏子青从梦中吵醒。他习惯性地摸到枕边的遥控器，打开了床前的电视机，电视里正播放着一条早间新闻：昨天晚上，我市唐京金阳光商贸公司总经理康健和其夫人、唐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小楠在一起天然气泄露事件中双双遇难，康健已证实死亡，朱小楠正在市人民医院抢救中……

夏子青一惊，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办公室里，赵建军坐在办公桌前，刘刚、古剑看似随意地坐在旁边，在他们面前坐着的是康健家的保姆小荣。

小荣低头坐在那里，显出一副很拘束很害怕的样子。赵建军让刘刚给小荣倒了一杯白开水，笑道：“小荣，你不用紧张啊，请你来只是想问几个问题。”

小荣没有答话，依旧情绪紧张地用手不停地扭搓着自己的前衣襟。赵建军问道：“你是他们家的保姆？”

小荣点点头，轻声道：“嗯。”

“他们对你怎么样啊？”赵建军笑着问道。

小荣连想都没有想，立刻答道：“可好了。”

“怎么个好法，给我们也说说。”赵建军笑道。

“康叔叔不仅对我好，对我们家也好，他把我的爸爸妈妈从山里接出来了，在他的公司打工，我爷爷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山，他也接出来了，还给我们钱。”说到这儿，小荣想到了康健的死，伤心地抽泣了起来。

赵建军点了一棵香烟，等着小荣哭了一会儿，又继续问道：“小荣，昨天晚上他们出事时，你在哪儿呢？”

小荣抽搭了一会儿，强忍道：“我不在家，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赵建军透过缭绕的香烟，望着小荣问道：“为什么说你在家就好了，我倒是想，如果你在家的话，说不定你现在也躺在医院里了。”

小荣连忙说道：“不会的，不会的，他们平时都忙，一忙就忘了，如果我在家的话，我就会一直盯着，就不会发生了……”

赵建军紧跟道：“一忙就忘了？他们忘过吗？”

小荣想了想，说：“有一次。”

“也是煮咖啡吗？”

“嗯。”小荣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么说，他们有晚上喝咖啡的习惯啊。”赵建军又说道。

小荣解释道：“嗯，只要熬夜，他们就要喝咖啡，主要是朱阿姨，她每次写论文时，都要写到很晚的。”

赵建军轻轻地点了点头，又问道：“小荣，昨晚你不在家，你干什么去了？”

“我回家了。昨天我爷爷过生日，以前，我爷爷从来没有过过生日，朱阿姨知道了，就一定让我们给他过个生日，我前天就回去了。”

赵建军和古剑对视了一下，又做出很随意的样子，问道：“小荣，你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们平时好不好，经常吵架不？”

小荣肯定地答道：“他们从不吵架，他们可好了。不像我哥嫂，天天吵，跟仇人似的。”

就在赵建军询问小荣的时候，铁路新村118号楼18层18号房门打开了，傅向阳推着轮椅走了出来，上面坐着他的妻子彩云，刚进电梯，住在对门17号的韩寒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傅向阳连忙按住电梯“开”键。

傅向阳和韩寒都在铁路部门工作，但是，他们并不在同一系统。傅向阳是唐京

供电段技术科的一名工程师，韩寒则在唐京电务段办公室做文档工作。

韩寒走进电梯，见傅向阳给她按着“开”键，笑道：“谢谢啦，傅老师。”接着，她对坐在轮椅上的彩云问道，“彩云，你们出去啊？”

“嗯，去例行检查啊。”彩云答道。

“好点了吗？”韩寒正要往下问，她的手机响了，是夏子青打来的，“喂，韩寒，你在哪儿？”

“家啊，正准备上班呢，刚出差回来，晚去……”韩寒还要往下说，但她的话已被夏子青更大的声音盖住了，“小楠出事了！”

韩寒一惊，连忙问道：“出什么事了？”

“说是天然气中毒，我现在正往医院赶，人民医院，你能来吗？”夏子青在电话中叫道。

“好，我马上到。”韩寒的脸已经因焦急而有些变形了，坐在轮椅里的彩云关切地问道：“怎么了，谁出事了？”

韩寒似乎没有听见她的问话，随着电梯门的打开，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唐京市人民医院抢救室里，朱小楠身上插着各种输液管，静静地躺在那里。

一位小护士给她做了一番检查后，走了出去。刚到门口，门一下被推开了，差一点撞着她，她连忙一闪身，看见了正急匆匆地闯进来的夏子青。

她生气地呵斥道：“哎，你急什么啊你，走路也不看着点儿。”

夏子青连忙道歉，“啊，对不起，对不起，朱小楠是不是在这儿啊？”

护士看了他一眼，问道：“你是朱小楠的什么人？”

“我是她的同学，啊，是朋友，我来看看她。”

“现在不能看。”护士一口回绝道。

说着，她把夏子青推到了外边，并反手关了门。

夏子青不甘心地站在离抢救室不远的地方，来回踱着。这时，主治医生走了过来，径直进了抢救室。

夏子青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医生出来，刚才他给韩寒去了电话后，就直奔了医院。现在，康健已经走了，朱小楠也已到了奈何桥上，这让夏子青一时间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毕竟这两人都是他十来年的好朋友啊。正焦虑间，他看见医生走了出来，赶忙跑上前去，恳切地问道：“大夫，她怎么样啊？”

“情况比我们预料的好，不过，我现在倒担心她醒后知道了她家里的事，受不了刺激。”

“那怎么办啊？”夏子青连忙问道。

主治医生沉思片刻，建议道：“嗯，最好是让她的亲人来，缓解一下她的痛苦。”接着，他又补充道，“她的直系亲属最好，比如她的孩子、父母。”

夏子青听罢连连点头，答应道：“好，好，我去办。”

“最好当她醒来时，一眼就能看见他们。”医生边说边走远了。

夏子青刚跑到停车场，就见韩寒从刚刚停稳的轿车上下来。韩寒张口问道：“子青，小楠怎么样了？”

夏子青连忙赶过去，说道：“还行吧。”

韩寒看着神情慌乱的他，又问道：“你这是去哪儿？”

“医生说小楠醒来时姗姗一定要在身边，我去接姗姗。”

“姗姗？这不合适吧？一个小孩子怎么能面对这么大的事情。”韩寒阻止道。

“可是——小楠如果知道康健死了再出什么意外，那姗姗不就更苦了。再说，她们两家的亲戚都不在这儿啊。”

韩寒一下惊呆了，她不敢相信地一下压低嗓音问道：“康健，康健死了？”

夏子青声音也低了，“路上就走了，人都没到医院。”

“这，这，这怎么办啊。”韩寒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了。毕竟，他们几个人都是数十年的好朋友，朋友之情之谊，让她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怎么办？听医生的吧，你赶快上去，我去接姗姗。”说话间，夏子青就要上车。

“那你赶快去吧。”韩寒刚走了两步，又站住了，说道，“子青，你别去了，还是我去吧，姗姗和我亲。”

位于唐京市北郊唐大明宫遗址公园旁边的大明宫小学操场上，孩子们在欢快地跳跃着奔跑着。姗姗站在一群同学的中间，正在齐咏：煜煜盛唐，文史辉煌，大明宫旁，书香学堂。温故知新，不误时光，善思好问，学海徜徉。大明宫旁，礼仪圣堂，坐立行走，气宇轩昂。尊敬师长，温良恭让，乐帮互助，心胸宽广……她们正在为即将召开的学校艺术节准备节目。

这时，韩寒开车来到学校门口，离老远她就看见了姗姗。那一瞬间，她感觉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拽了一下，生疼。以前，她常听人说“世事无常”，可是，当人生的剧变突然降落到姗姗的身上时，韩寒才真正地明白了命运的残酷。对于此时的姗姗来说，一切都是平静的幸福的，然而，只需要瞬间，只需要韩寒张口述说的瞬间，姗姗的生命轨迹就从此坠入黑暗。韩寒不知道自己将如何面对眼前的姗姗了。

她坐在车中犹豫矛盾了很久，直到夏子青来电话催她，她才十分艰难地下了车来到了办公室，找到了姗姗的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还没有听完韩寒的叙述，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了。

当她听韩寒说，要把姗姗接回去时。好半天，王老师才不放心地问道：“这行不行啊，姗姗那么小。”

“可不行又怎么办呢？小楠现在的情况——姗姗不能再失去她妈妈了。”

听了韩寒的话，王老师沉默了片刻，最终，她还是很无奈地站了起来，边走边自言自语道，“怎么可能呢，前两天才见他们啊，一家人好好的。”

两人走出办公室，来到操场边上，王老师尽量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叫道：“姗姗，康姗姗。”

姗姗听到王老师的叫声，答应着从远处跑了过来，当她看见韩寒时，兴奋地叫道：“韩阿姨好，你怎么来了？”

韩寒脸上挤出一丝笑意说：“我来接你啊。”

姗姗不解地问道：“接我？我们还要上课呢。”

“你妈妈让我来接你。”韩寒说这话时，感到心里一阵抽搐。

小姗姗哪里能想到这些，听了韩寒的话特别高兴，但她又有些迟疑地看了看王老师。王老师连忙说道：“你就跟着你韩阿姨走吧，给你请过假了。”

韩寒开着车，心里很不安，她不停地扭头看看坐在旁边的姗姗。姗姗静静地坐在那里，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语不发地望着车窗外，显得少有的沉稳安静。突然，她张口问道：“韩阿姨，你怎么老看我啊。”

韩寒一愣，连忙答道：“我看你怎么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姗姗没有像往常那样兴高采烈地去接她的话，而是声音很轻地说道：“韩阿姨，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韩寒心一紧，忙问道：“什么梦啊？”

姗姗直视着前方，很轻很慢地叙述着，“我梦见我爸爸妈妈开着车带我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古城去玩，不知怎么的，他们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来到了一个狭窄的门洞里，那里有一个人在卖工艺品，门洞很低，我进去腰都不能直，简直快让我窒息了。我说我要买一只杯子，就害怕地跑出来了。那个人跟着出来了，手里捧着一个杯子说五块钱。是蓝白相间的那种瓷杯，杯盖上还镶嵌着美丽的图案，像玉一样的光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杯子，我给了钱，他好像很不情愿地把杯子给

了我。这时，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子出现了，她说杯子好看吗？我说好看，她又说，我把我的杯子给你了，我要你的爸爸。我刚想说不行，就醒了。”

听了姗姗的话，韩寒把车停在了路边，紧紧地抱住了姗姗……

夏子青回到抢救室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着依然处在昏迷中的朱小楠。很自然的，他就想起了那天，他见到朱小楠的那个下午。

那天下午，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阴天，夏子青和朱小楠坐在那家他们经常去的春强茶社里，只是气氛显然与以往有着很大的差异。

朱小楠的脸色如同窗外的天气，铁冷的令夏子青有点喘不过气来，他一口气把杯中的清茶喝了个精光，说道：“小楠，说吧，到底怎么了？”

朱小楠轻叹一声，“唉，也没什么。”

“行了，咱们谁跟谁啊，说吧，再说你又骗不了我，别忘了，我是属孙猴子的，火眼金睛。”

夏子青的玩笑话并没有感染朱小楠，她还是淡淡的，脸色依然是阴沉的，又过了好一会儿，她轻声道：“子青，这几天我老是做噩梦，梦里我和康健都死了。”

夏子青听罢，有些吃惊，但立刻他又笑道：“你知道吗，梦都是相反的，小楠，你做这样的梦，说明你和康健都能长命百岁。”

“不会的，死神已经来了。”朱小楠说这话时，神色幽幽的，让夏子青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突然间，他感觉面前的朱小楠有些陌生，就在这时，咖啡屋里一位萨克斯乐手，动情地吹奏起了那首他们熟悉的《回家》。

“《回家》，我们的家在哪里呢？”朱小楠怔怔地说道。

“小楠，你说什么，什么家在哪里？”夏子青一时间没有听明白，连忙问道。

朱小楠没有答话，只是直直地盯视着夏子青的身后。夏子青赶忙扭过头去，身后什么也没有，只是墙角处站立着一个兵马俑。

就在夏子青沉浸在昨日的回忆中时，他身后走廊里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痛哭声，把夏子青从沉思中惊醒。他转过身一看，韩寒领着姗姗正匆匆地跑来。

抢救室里，朱小楠慢慢地睁开了双眼，很迷茫很陌生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嘴里喃喃地问道：“这是哪里啊，我怎么在这里？这是哪里啊？”

站在旁边的医生说道：“这是医院。”

朱小楠不解地重复道：“医院，医院？我怎么会医院……”

突然，她一下子坐了起来，拔掉手上的针头，撕心裂肺地喊了起来：“康健，康健呢？康健！”

嘴里喊着就要挣脱医生的双手想往外跑，恰这时，夏子青抱着姗姗冲了进来，当朱小楠一眼看见姗姗时，愣住了，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哭叫着的姗姗。

姗姗扑了过去，一把抱住朱小楠，不停地哭喊着：“妈妈，妈妈……”

朱小楠紧紧地抱着姗姗，浑身颤抖着。

过了好一会儿，姗姗抬起头来，望着朱小楠嘶哑地哭叫道：“妈妈，爸爸被小女孩带走了……”

朱小楠一语不发地望着前方。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一把推开姗姗，近乎绝望地哭喊道：“康健，我的康健啊，康健！”

赵建军和刘刚这时走了进来，刚好听见了朱小楠的哭叫声，赵建军眉头皱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夏子青上前一把抓住了朱小楠，大声说道：“小楠，小楠，你坚强些好不好，不为你自己，为姗姗，为姗姗想想，好不好，好不好？”

听了夏子青的话，朱小楠怔住了，她看着夏子青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我想见见康健，行吗，行吗？”

夏子青和韩寒不约而同地看着医生，正为难时，朱小楠眼睛一闭又昏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赵建军转身向外面走去。

来到停车场，赵建军一把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他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自己的额头，叹了一口气，对着刘刚说道：“走！”

刘刚一边开车一边说道：“赵队，明天我就写报告了，天然气泄露，导致意外伤亡。”

赵建军好半天没有答话，车已行驶了很久，他才自言自语道：“我怎么感觉哪个地方不对呢？”

朱小楠从床上下来，走上前去把墙上挂着的照片拿了下来，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把脸靠在了结婚照上。突然，她疯了一般地把相框高举过头顶，猛地向墙上砸去。玻璃框砸到墙上，在这黑夜里显得格外的脆响，玻璃碎片霎时向四周飞去，其中一块击在了朱小楠的手臂上，划了一个口子，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秋雨蒙蒙，不时有枯黄的落叶被风吹起，又被雨打飘落。郊外公墓，一身素装的朱小楠目光呆滞地伫立在康健的墓碑前，碑前堆放着一簇簇的鲜花。姗姗、夏子青、韩寒等人站在她的旁边，气氛肃穆而凝重。身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夏子青走上前去，用手搭在朱小楠的肩膀上，轻柔地说道：“小楠，我们走吧。”

朱小楠蹲下身子，又将一束黄花放在了康健的墓碑前，随即转过身子，搂着姗姗顺山路往外走去。

秋香别墅的客厅里，朱小楠搂抱着姗姗无言地坐着，韩寒和夏子青分别坐在她俩面前的沙发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韩寒打破了屋里的宁静，说道：“小楠，我有一个建议。”

朱小楠抬头看着韩寒，等她往下说。

“你还是休息一段时间吧，带着姗姗到外面走走。”韩寒继续说道。

夏子青马上跟道：“是啊，小楠，韩寒的建议挺好的，你就带着姗姗到外面走走吧。”

朱小楠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我哪儿都不想去，明天我就想上班。”

夏子青不解地问道：“你这是干吗呢，跟自己过不去啊。”

“子青，你不知道，我只有忙起来才能把一些事情忘掉。”朱小楠无奈地解释道。

听了朱小楠的话，夏子青和韩寒对视了一下。韩寒接着说道：“那也行，可是姗姗呢？”

姗姗立刻说道：“我和妈妈在一起。”

朱小楠把姗姗更紧地搂在了怀里，说：“姗姗也不和妈妈在一起。”

姗姗和夏子青、韩寒听了这话都愣住了，她们不知道朱小楠会说出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康健一直想把姗姗送到国外上学，以前都被我劝阻了——这次，我不想让康健为这事心不安啊。”朱小楠说道。

姗姗一头扎进了朱小楠的怀里，大声地哭道：“妈妈，我不想去，我不想离开你。”

朱小楠抱着她说道：“姗姗，听话，听爸爸的话，啊！”

姗姗听到“爸爸”两个字时，无言了，把头深深地埋在了朱小楠的怀里。

唐京机场候机大厅里，朱小楠红着眼圈，不停地叮嘱着姗姗，“姗姗，下飞机时不要急，一定等见到姑妈本人时再走。”

姗姗紧紧地拉着她的手，答应道：“我知道了，妈妈，你都说了好几遍了。再说我见不到姑妈，我敢去哪儿啊。”

朱小楠继续不停地说着，“到了就给妈妈打电话，有事没事都要常打电话啊！”

姗姗连连点头，答道：“知道了，妈妈！我知道了。”

夏子青在旁边看着这母女俩，心想，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小荣替姗姗提着一个随身携带的小包，站在旁边一个劲地抹眼泪。姗姗这时来到她的跟前，抱了她一下，说：“小荣姐姐，以后来英国看我啊。”

小荣强装出一副笑脸，答应着：“好，好，姐姐想你时，就去看你啦。”

一架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飞机巨大的身影掠过城市的上空，很快消失在视野中。朱小楠还一个劲地向着天空招手，直到她无力地放下手臂，靠在韩寒的身上。

夜色中，在一家环境幽雅的茶社里，赵建军和女朋友常越面对面地坐着，咖啡屋里飘荡着优美的旋律。

“我最喜欢听班得瑞的轻音乐《阿尔卑斯山脉》了。”常越说道。

赵建军望着她笑道：“嗯，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啊？”

常越嘴一撇，道：“以前？以前你天天破案破案的，啥时候管过我这小女子了。”

“是我不管，还是你不让我管，这事咱得搞清楚。”赵建军笑道。

常越声音一下放大了，“瞧你，又当真了，你累不累啊，你们警察是不是都这样，什么事情非要搞个一是一，二是二啊。”

“呵呵，我是什么事情都要搞个明明白白，你却是以点带面，打击一片。所以说我们俩总有‘共同’之处啊。”赵建军笑道。

“去去，少来啊。”说到这里，常越脸色突然由晴转阴了，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流长叹一声。

赵建军笑道：“叹什么气啊，听着这优美的音乐、品着这甜美的咖啡，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还有什么气可叹啊？”

“去去去，少来。”接着，常越面带不解之色，继续说道，“建军，我就是想不通，这世界上怎么就没有完美的事情。你看这朱小楠，本来多好啊，老公有事业，自己有职业，夫妻恩爱，举案齐眉，女儿更是漂亮聪明，让人多羡慕啊，可是，一夜间，天翻地覆，唉——”

“要不，怎么会有那句话啊，世事无常啊。”赵建军说话的同时，点了一根香烟。

常越顺手也抽出一根，给自己点上了。她吐了一口香烟，若有所思地说道：“人啊，真他妈的怪，明知抽烟不好，可就是克制不了。”

赵建军笑了笑，说道：“不是克制不了，是你自己不想克制啊。”

“也是，反正只要高兴地活着就成。不管怎么说，咱现在比那个朱小楠强多了。”常越点了点头，回应道。

“也难说。”

“嗯？”常越听了赵建军的话愣了一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但这句话并没有引起她多大的兴趣，她抿了一小口咖啡，说道：“以前这咖啡我是一点都不敢碰啊，现在好了，一天不喝还难受。”

“为什么？”赵建军不解地问道。

常越笑了笑说：“我以前只要一喝这玩意儿，晚上肯定失眠，第二天早晨起不了，可又要上班，没办法还要爬起来，一天都难受。现在好了，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也就不怕它了。”

听了她的解释，赵建军笑道：“还是自己当老板好啊。”接着，他又笑道，“我要提醒你啊，喝咖啡最好喝这个速溶的，千万别搞那个煮的。”

“为啥？”常越不等他说完，就问道。

“什么记性啊，刚才不是还为人家叹气吗？”赵建军笑道。

“他们是煮的啊？”